



听“故事大王”吴文讲“重庆言子”—— “瘟猪打老虎，打的尽是土”

□吴文

说重庆言子，听走马故事。

今天这个龙门阵，与一个重庆言子有关：“瘟猪打老虎，打的尽是土。”

1 “唐瘟猪”面带猪相心头嘹亮

老虎乃百兽之王，人们闻虎打抖、谈虎色变。重庆地界，很多年前也是群虎游荡之所，在文献中就有好几处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。《巴县志》载有：“明万历十四年秋，重庆有虎入城”“清康熙四十三年，虎入城”“清雍正三年，虎入城”……人们为了捕杀老虎，想了不少办法，其中有一种办法俗称“扮猪吃老虎”。龙门阵摆到这里，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猪与虎相斗的故事。

故事里说的猪，既不是荣昌猪也不是太湖猪，既不是藏香猪也不是马身猪，而叫“瘟猪”。这“瘟猪”其实是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，有头有脸、有名有姓，大名叫唐式遵。

唐式遵，四川仁寿人，曾任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、四川省主席。1920年，唐式遵升任师长，1927年兼任重庆市政督办，后兼任渝（重庆）简（简阳）公路局局长。在重庆时，唐式遵有两处公馆，一处在沙坪坝山洞（今沙坪坝区山洞街道平正村33号），另一处在主城通远门附近（现渝中区金汤街80号）。唐式遵长得肥头大耳，平时温文尔雅、说话啰啰嗦嗦，缺乏军人的阳刚之气，故被人称为“唐二瘟”“唐瘟猪”。说他是“猪”，他确实有点面带猪相心头嘹亮；说他是“瘟”，那还真有点来历。

2 通远门外窜来一只大老虎

唐式遵小时候崇拜军人。父亲让他学文，他不愿意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当今乱世，毛锥子何用？儿决心投笔从戎，博万户侯耳！”所以，读了几年私塾的唐式遵考取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。在当时，这个学堂是

响当当的顶级军校，同学中有刘湘、杨森、王瓚绪等人，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川军大佬。

因为念过几年半通不通的四书五经，唐式遵说话时总是摇头晃脑，满嘴之乎者也，不管说话还是做事，总是文绉绉地绕圈子，一副磨唧唧、酸溜溜、病恹恹的样子。所以，同窗校友就赠给他一个外号“唐瘟猪”，讽刺他缺乏作为一个军人应有的豪爽与阳刚。

1920年夏，军阀混战期间，唐式遵以川军第一军、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入湘作战。面对劲敌吴佩孚，唐式遵临阵犹豫不决，错失战机。在随即爆发的交战中，唐式遵率部迂回，意图与友军合围敌军。正当调兵遣将之际，敌军一个师忽然从侧面插入，将其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唐式遵仓皇溃退，湘军趁势紧追，一口气撵到了渠县城下，而配合包围的友军李树勋部，正要率部对湘军发起反冲锋，不料得报唐式遵兵败溃逃，后路已被截断，顿时军心大乱，川军几近全军覆没。李树勋率了几个亲兵拼命冲破血路，总算逃回了渠县城中。李树勋逢人便大骂唐式遵果然是个“死瘟丧”，害得自己全军覆没。从此，“唐瘟猪”这个绰号更是传开了。

唐式遵打仗无能，生活中倒是很喜欢结交朋友，常常吹笙鼓簧大宴宾朋。他既喜欢别人吹捧自己，更善于溜须拍马逢迎上司。因此，1920年至1930年，唐式遵不断升迁，还在通远门附近的金汤街重金购置了一栋两楼一底的宅子，取名“唐公馆”。

1930年春，时任川军32师师长的唐式遵，在公馆内大宴宾客。正当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，宾主们兴高采烈、耳酣面热之际，忽然平地一阵狂风猛起，公馆内盆倾瓮倒、飞沙走石。公馆外一棵大黄葛树也是一阵枯枝溅落、树叶横飞。

不期而至的狂风过后，打枪坝城墙外突然传来凄惨惶恐的呼救之声，城墙上的值班士兵也不断发出阵阵惊呼。见此动

静，公馆内一千人

等全都没了饮酒的

兴致，齐刷刷走出大门，在院外引颈观望。“墙上的，咋咋呼呼的吼啥子吼，天塌下来了吗？”唐式遵涨红着脸，望着通远门城头大声喝问。“报告师长，有老虎！有老虎！”回答的士兵虽声音洪亮，但明显带着惶恐不安的颤音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区区一只老虎，有何惧哉？本将军杀敌无数，岂怕一大虫耳！”说罢，唐式遵又是一阵狂笑，趁着酒兴，“噫噫噫”就跑步上了城头。众人听他这么一吹，暗暗哂笑：“你一个跑路将军，也敢声称杀敌无数？”但碍于情面，不好多说，纷纷跟着上了城墙。

3 瘟猪打老虎，打的尽是土

脸红筋胀的唐式遵在墙头举目一看，果不其然，一只斑斓猛虎张开血盆大口，瞪着巨目，在一棵黄葛树下或扑或蹬，似要上树捕猎。而高高的黄葛树顶，一位农夫正紧抱摇摇欲坠的树枝，口中大呼救命。

唐式遵见状，朝树上之人大喝一声：“嘿！那位老乡莫慌，本将军来救你！”说完，撸衣扎袖，“啪啪”两声，朝两掌各吐一叭口水，然后搓了几下，接下来双手“噼里啪啦”在胸膛、屁股、大腿上一阵拍打，还试着跳了两跳，似乎要飞身下城，来一个“武二郎醉打白额虎”。做完这一系列过场之后，唐式遵一伸手，从腰间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，人往墙头一靠，举手抬枪，朝着下面就“啪啪啪”连放数枪。随着枪声，老虎四周的地面尘土四起，碎石纷飞。树下大虫虎躯一震，陡然一个猛回头，望着城墙就“嗷”地来了一声怒吼。

本来要齐声喝彩的众人，见那猛虎浑然无事、毫发未伤，便硬生生地将那个已然吐到嗓子眼儿的“好”字吞了回去。

“本将军明人不做暗事，一身光明磊落，从不背后伤人，现在用枪声将之呼唤回头，为的就是要和它面对面较量一番！”唐式遵收回手枪，对身后的勤务兵说：“去，

把岗哨上那挺机关枪给我拿来，本将军今日就要将这害人精就地正法，为民除害！”

勤务兵把机枪搬过来，架在墙垛上。唐式遵接过枪把子，双脚一叉，站了个八字桩，望着树下的老虎“嗒嗒嗒”就是一阵扫射。那头百兽之王瞬间被炽烈的枪焰绞杀在黄葛树下。

老虎被击毙后，唐师长又命部下把老虎搬到中央公园（现人民公园）展览，一则供百姓参观，二则宣扬自己的功绩。

三天后，唐式遵让厨师剖虎剔骨，请了城内不少达官显贵、富商名流，来唐公馆赴老虎宴。宾客中有个商会的马会长，此人善拍马屁，爱写打油诗。喝得二麻二麻的马会长吹捧道：“将军此次英雄气概，不免让老夫诗兴大发，特为将军赋诗一首：‘面对大虫心不跳，胆大心细枪法精。武松因醉才打虎，为民除害唯将军。’唐将军的这次壮举，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——虎落平阳被犬欺呀。”此时的唐式遵酒精上头，对马会长的奉承话也半梦半醒，随口回应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乡绅们谬赞了。”

席散之后，商会的一位副会长乃奸恶之徒，说马会长将唐式遵比喻成狗，借机想敲诈马会长。马会长这才醒豁过来，吓得连忙找人说合，并登门向唐式遵送上十条“小黄鱼（金条）”赔罪。

看到对方带着金条前来赔礼道歉，唐式遵哈哈大笑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‘小黄鱼’唐某就不要了。尔以后说话，须当思之慎之！”此事到此为止，最终皆大欢喜，这也算唐式遵豪爽耿直了一盘。

据记载，唐式遵所射杀的老虎，是重庆主城最后一次野生老虎现身，此后重庆主城再无虎踪。后来，民间就留下了“瘟猪打老虎，打的尽是土”这个言子，用来嘲讽愚笨之人喜欢逞能，但又抓不住重点的意思。

（本文根据民间传说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）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）

桌上有“头碗”，才够江津味

□陈小林

“江津头碗”是传承已久的江津传统美食。这道菜食材丰富，装盘美观，肉糕香软嫩滑、酥肉外滑里弹、菜蔬清鲜爽口，让人怎么吃都觉得吃不够，是江津人节日餐桌上绝对的“保留节目”。

头碗也叫“杂烩”“香碗”“镶碗”。过去，巴渝居民办红白喜事、过节团圆，办坝坝宴、开流水席，一般多用猪、鸡、鸭、鱼和蔬菜瓜果为食材，烹制成丰盛而实惠的菜肴。这些菜肴以“蒸”“扣”烹饪为主，多以“八大碗（江津、长寿）”“九大碗（巴南、江北）”“十大碗（开县、城口）”等形式出现，由于各地物产习俗不同，这种“三蒸九扣”的组合也不尽一样。但不管是“八大碗”“九大碗”，还是“十大碗”，用肉糕、酥肉制作的这道“杂烩”是必须要有的，而且其最重要的头碗地位亘古不变。

“江津头碗”起源于何时？已无从考证。

“江津头碗”取材朴素、技法细腻、调味讲究。味道属于川菜二十四味型中的“咸鲜味”范畴，能适应各种口味食客的需要。

坊间有这样一件事：抗战时期陈独秀流落重庆，应友人之邀寓居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，深居简出，一边潜心学术研究，一边栽瓜种菜、调养病体。有了相对稳定的栖身环境，常有故友新知慕名前来拜访，陈独秀心情得到调适，病势也有所缓解。

一天，江津“南华宫”餐馆的老板汪炳霖宴请陈独秀，他根据陈独秀的口味

习惯和身体状况，编排了几道不费牙、易消化、味清醇的江津菜。上席的第一道菜就是“江津头碗”，这道菜还是汪老板亲自下厨烹制的。陈独秀拈起一片肉糕入口，顿感醇香细嫩、沁人心脾，于是，胃口大开，频频举筷……“此菜嫩黄粉红翠绿，用料看似平平常常，味道却细嫩鲜香诱人，汪老板，怎么弄的？”陈独秀问。

汪炳霖答：“这道菜是江津各地酒席最重要的一道主菜，制作方法复杂：取猪前夹肉剁碎，加入姜葱末，鸡蛋清、红苕豆粉搅拌均匀，用蛋皮卷裹蒸好，晾凉后，切片装碗，用酥肉和发好的黄花、海带丝、芋儿、胡萝卜等垫底，蒸熟后翻扣于大碗中，加菜心作盘饰即可上桌。”

见陈独秀听得津津有味，汪老板接着说：“这‘头碗’在宴席中摆上桌后，主人家没有谢客拜礼喊‘开席’，客人是不会动筷子的，因为这代表着礼节，只有当主人家举杯道谢各位亲朋后，这道菜就可以正式开吃。”

听罢汪炳霖介绍的“头碗”那些事，陈独秀连连称绝，赞叹说：“这菜口感细腻，软香嫩滑，味道鲜美，百吃不厌。想不到，里边还有这么深的饮食文化沉积啊！”

席间，汪炳霖求赐墨宝。陈独秀欣然提笔，摘录明朝名臣江渊的《江津后八景诗》之五——《石羊晚渡》中的前四句：“落日苍茫古渡头，几人相聚立沙洲。萧条行

李无知己，浩荡烟波少济舟”，赠予汪炳霖。

事后，汪炳霖将此条幅精心装裱，悬挂在南华宫的贵宾厅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江津美食层出不穷，民间饮食形式也在不断变化。但“江津头碗”历久弥香，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承。居家社交聚餐宴客，桌上“江津头碗”是必不可少的，有了头碗才有地道的江津老味道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烹饪协会顾问）

